60年瀰濃與客家研究之所見

孔邁隆教授榮退演講全記錄(三)

下一個（簡報）。

這個是清代一個秀才。我們知道清代瀰濃社會發展，我們知道因為變成滿清的中國一部分，你可能知道滿清時代有一個地圖，有幾個不同的情況，有所謂十八省，十八省就是漢人的中國，古典的中國。還有滿洲、還有蒙古、還有新疆那邊，還有西藏，這個也是在那個滿清的範圍。可是不算是十八省以外的。而臺灣一下子變成十八省的其中一部分，因為臺灣變成福建省的臺灣府，所以臺灣也有功名人、有秀才、有進士，什麼都有、什麼都有（臺灣）就變成滿清中國的政治系統的一部分。

好，下一個（簡報）。那麼，日本人來了。這個是那個裕仁親王，還沒有當天皇，裕仁親王一九二三年在臺南，從日本人的想法來看，臺灣是日本人的一部分。下一個（簡報）。這個是裕仁親王在臺北政廳。臺北政廳是現在的總統府。你看這個是日本的馬兵，日本的影響很大。可以說當時的台灣有兩個世界：一個世界就是日本人的世界，一個是臺灣本地人的世界。

下一個（簡報）。這個是日治時代一九一九年美濃建大醮，那是美濃，你看前面的都是日本人，後面都是美濃人，就是地方人。所以從一個人類學的方面來說這一段時間是蠻有意思的。這個不是我做的，要了解那個日治時代包括那個分析觀念、理論觀念跟清代或是跟日本以後的時代都不同。那是臺灣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形。

下一個（簡報）。那是臺北一九六二年，我剛剛到了（臺北），已經說了那個時候我是來臺灣，那一年來學習語言。我來臺灣之前我已經念過三年中文，這個是非常糟糕的一個事情。我頭一年是要把兩年的中文放在一年之內（學完），所以每一天我要學完三十個漢字，每一天，一個星期一百五十個。而且我頭一年老師蠻有意思。他是一個美國人，可是他的北京的中國話非常流利。為什麼？日本投降之後，有美國研究生跑到中國去做研究、學北京，那個時候叫做語言等等。有很多在那個紅軍圍繞著北京，所以當時還可以坐飛機離開，所以有這些美國研究生開會了，他們說我們要不要走？要不要留在這？我們怎麼辦？我們應該怎麼辦？結果呢？我那個老師哈麗亞特．米爾斯（中譯）他說她要留下。別人就跑走。那是一九四八年，再過一段時間，有問題。一九五〇年沒教書做研究工作，可是老師她還是繼續被投降了變成北京，韓國戰爭，一九五一年，坐牢時，一年沒有說一句英文，她好厲害，這是她學，她學習中文的五年，她學習的方式比較辛苦。所以無論如何，這個是我學中文的第一年，這個第一年算是兩年，這個中文學習量假的時候，第三年就是在暑假的時候，所以我在研究院第二年已經念到中國四年級的水準。到了他們一下說如果你這樣做我保證，你過了第二年你就會看中文報，那麼到了第二年我就會看中文報了。所以好下一個這個。這兩位旁邊的他們是我的哥倫比亞大學同學，都在北京。這是他們的孩子。他們兩個人已經去世了，就是我們學校學生，就剩一個人還活著，好，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在台北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去了香港，這是香港。這是兩個香港客家人在新界。下一個是一個客家農村在香港，他們表面上跟台灣客家有不同的地方。

可是基本上我的看法就是台灣客家人的文化是他們同一個圓圓，可是每一個地方要應付不同的環境情況，所以會有不同的演變。我舉一個例子，這個是我想比較重要，這個在六堆客家人有很多嘗田，那就是說會拜祖先，在六堆的客家人會有祭拜祖先的宗族組織。特別在美濃社會初期的發展，有很多移民其實是從（原鄉）不同村子來，原先沒有複雜的宗族組織，但為了要組成一個較為集中的地方認同，而祭拜同一個開基祖。會有一個會、一個組織，屬於祭祖組織，而且可是有財產，那時候特別在美濃社會經濟的發展，那時有很多移民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，所以沒有族。但他們還是要組織這些嘗。如果有五位同學，分別來自五個不同的村子，要怎麼讓他們組織成一個共同的，所以你要拜一個非常遠的開基祖，這些開基祖是共同的，所以好比說，美濃姓李的，有李火德，李火德是一個很常會有的開基祖。怎麼他們都有那個共同的祖先，這個觀念是從哪裡來的？

我去過梅縣，梅縣很有意思，梅縣也有一個李火德的宗祠。可是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，梅縣的李火德宗祠來源就是梅縣隔壁有一個非常大的宗族，都姓李，都決定要在嘉應州建一個宗祠。這個宗祠變成一種他們宗族一種聯邦的組織，而且這些各地的宗族，他們每一個村子的宗族，他們有人要考科舉的話，可以到嘉應州住在宗祠那邊給他們幫忙。那就是說，這個李火德就是在這個環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對象，那麼沒有（血緣）。瀰濃這個什麼都沒有，有的是李火德的，有的是李火德的觀念。環境完全不同，不是很多大宗族的聯邦，反而是很多個人的一個聯邦。完全不同，因為環境完全不同。但反正也有同一個文化、同一個觀念放在不同的環境下會發生這樣的變化。

所以就是說你看台灣清代的時候，一部分移民是從中國來到台灣的，另外一部分是在台灣的本地。為了本地的情況、為了本地的環境、為了移民的特點去發展他自己的經濟。

好的，台北到高雄一九六三年那個時候沒有高速鐵路，要快一點從台北到高雄來回，要坐一個遠東航空公司，那是他們那時最大的飛機，我坐過幾次，所以當然我知道，下一個，好。

逐字稿整理／周宛霓

演講影片全記錄

致上最高敬意 曾貴海醫師(一)

曾貴海醫師八月六日遠行了，心裡好難過。曾貴海醫師，大我兩輪的長輩、我的藝術家朋友、詩人、社會運動者、環境運動者，也曾經和我詞曲合作過。

曾貴海醫師的豐功偉業，很多人都寫了，他的一生超級精彩，受到很多人的尊敬，當然，我也一直尊敬曾貴海醫師。

我想寫的是，曾貴海醫師和我曾經的生命交會。

我在大四的時候認識曾貴海醫師，一九九五年，佳冬楊氏宗祠因為要拓寬道路，完整美麗的楊氏宗祠太極兩儀池被畫入徵收區，曾醫師是在地佳冬六根庄人，他組織了一場抗議遊行，帶領佳冬鄉親和南台灣的社運團體，從楊氏宗祠徒步出發遊行，呼籲保留美麗的楊氏宗祠，我記得遊行終點在佳冬鄉公所附近，舞台是一輛舞台車，我被安排在那裡唱我最早期寫的客家母語創作，因為沒有麥克風架，隨行舞台車的清涼穿著辣妹，幫我拿著麥克風收音，我記得我唱了「一久」。

一九九六年，楊氏宗祠被內政部列入三級古蹟。

我喜歡曾醫師的家鄉佳冬，我去過曾醫師在佳冬的新家，也去過曾醫師在佳冬的老家，見過他的媽媽，曾醫師的媽媽會讓我聯想到吳晟老師的媽媽，還有鍾鐵民老師的媽媽。三位文學家

（文／林生祥）

二〇一〇年，林生祥（中）與曾貴海（右）、鍾鐵民（左）於鍾鐵民家中討論《大地書房》製作事宜。（鍾理和文教基金會提供）

我的阿叔 歕(pun^)喇叭(上)

文／黃鴻松

其實，鄉下人不諳樂器的名稱，錯把薩克斯風誤稱為「喇叭」。

我的堂叔黃光雄在戰前一九三九（民國二十八年）出生，從小對音樂有濃厚的興趣，聽過的曲子即可在風琴鍵上彈出相同的旋律，在廣興國小任教的姑丈曾榮乾，發現他似乎有天分，有時會給予指導。小學畢業後上初中，覺得自己對讀書沒興趣，常常和隔壁伙房的死黨「ショウデ」(siode)黃樹雄「摵古摵怪」（做一些調皮搗蛋的事）。

「苗栗三義園歌曲團」有一次來美濃公演，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竟然去找團長，一個說要學吹黑管，一個說要學打鼓，團長有意收留這兩個徒弟，見了兩人的家長徵得同意，時值十四、五歲那一年的暑假，兩個「聖茭仔」（好搭檔）就此輟學，背著包袱，離開大埤頭，北上學「才藝」。

兩人入團後除了學習樂器，也要隨團四處公演，幫忙搭舞台布景、搬器材，ショウデ因不習慣這樣的生活，萌生返家的念頭，有一次來到里港公演，趁中午大家休息「逃」回美濃大埤頭。沒有了同伴，堂叔倍感孤單，一年後也回鄉和死黨會合，雖在家幫農做菸仔事（種菸）、掌牛（顧牛），但多數時間兩人又回到「打彳亍」(da^chid^chog^遊手好閒，無所事事）的日子。然而堂叔對音樂的喜愛及學習樂器的動力仍未停歇。

十八歲那年，再度喚醒自己的音樂魂，收拾行囊北上拜師求藝，在親戚接應，生活無虞下，順利在「亞洲影業公司」的講習班繼續「深造」，然而在傳統客家價值觀強烈的美濃：一等人忠臣孝子，兩件事讀書、耕田，「歕喇叭」這種的特立獨行的頭路，多數的鄉親並不認同，「毋做人」、「浪蕩子」的耳語在鄉里間傳開。

不過這次的培訓課程對堂叔獲益良多，尤其對作曲大師周蘭萍的授課印象深刻，此時堂叔已有高帥挺拔的外型，又有顏質，一度還想跨去演戲組。天生的好音感加上努力磨練出演奏功力後，開始「走場」，接一些「那卡西」、「梅林酒家」、「隨片登台」的場子，在燈紅酒綠的場合謀生、展現才藝，有段時間還贏得「黑管仔仙」的外號。後來接到兵單，入伍服役，憑著音樂的專長加入軍中的康樂隊，四處勞軍，也保有繼續精進演奏技巧的機會。

現年86歲的大埤頭人黃光雄，年輕時學習黑管，退伍後改吹奏薩克斯風，投入「美豐輕音樂隊」，在美濃各婚喪喜慶場合受到歡迎。